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东北新石器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东北新石器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新石器时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010-4458-0

I. ①东… II. ①中… III. ①新石器时代文化 - 东北
地区 - 文集 IV. ①K871.1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5238号

东北新石器时代

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征雁
责任印制: 张 丽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E-mail: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458-0
定 价: 158.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前 言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格，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显著地位，对东北亚洲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进程及互动与交流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东北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揭开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深受中外学术界瞩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有序开展，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田野考古成果。通过系统整理和刊发科学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资料，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内涵与特征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命名了一批考古学文化，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小珠山下层和中层文化、左家山一期文化、新开流文化等，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以辽西地区为例，小河西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直接源头，也是目前所知该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特征突出，代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由此确立了辽西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并行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赵宝沟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十分强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代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为红山文化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富河文化是在西拉木伦河北部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关于富河文化与赵宝沟文化以及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在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辽西地区已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充分吸纳了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受到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社会分化加剧，玉礼制系统形成，等级制度确立，出现独尊一人的王者式人物，龙图腾崇拜、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发展成熟，距今 5300 ~ 5000 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红山文明形成，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代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的建立，为东北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树立了标杆。

三、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题和相关综合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方面，随着兴隆洼、查海、白音长汗和兴隆沟等遗址的发掘，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特征得以揭示，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重要例证。在埋葬和祭祀遗存研究方面，牛河梁遗址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掘成果最具代表性，对于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形成和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经济形态研究方面，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十分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在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均能得到考古实证，就新开流遗址而言，捕鱼业是当时人最主要的生业方式。同时也应看到，兴隆沟遗址浮选所获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表明，西辽河上游地区是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渔猎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为红山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在出土遗物研究方面，陶器、石器和玉器研究广受关注。施压印、压划纹饰的筒形陶器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其中又以“之”字纹最为常见，分布地域最广，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之”字纹在兴隆洼文化中期开始出现，在辽西地区延续至红山文化晚期，至小河沿文化时期，“之”字纹彻底消失。东北其他地区所发现的“之”字纹陶器风格，无疑是受到兴隆洼文化影响的结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所发现的史前时期“之”字纹陶器的源头，亦应追溯至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自两面压剥形成尖锋和侧刃的三角形石镞和各类石叶最具代表性。东北地区史前时期玉雕业十分发达，

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由此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兴隆洼文化先民所发明的线切割技术，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红山文化时期，玉雕工艺技术得到了飞跃性发展，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出现了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龙、玉凤和玉人等一批代表性器类，以玉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东北地区地域辽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应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编 者

2016年3月

目 录

1/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	梁思永
51/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	杨 虎
62/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兼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较	任式楠
73/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	刘国祥
87/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与初步分析	方殿春
96/白音长汗遗址第二期乙类遗存聚落形态和人类行为浅析	郭治中
101/富河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	刘国祥
124/赵宝沟文化初论	刘晋祥
129/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几个问题	刘国祥
142/红山文化五十年——在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严文明
149/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	杨 虎
160/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	吕学明 朱 达
167/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	孙守道 郭大顺
176/红山文化彩陶简论	王仁湘
185/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	冯 时
197/比较视野中的红山社会	张 弛
211/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	郭大顺
219/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王 巍
226/试论小河沿文化	李恭笃 高美璇
236/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	刘观民 徐光冀
244/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	郭大顺 马 沙

271/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	杨 虎
288/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	苏秉琦
293/本溪地区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及研究	李恭笃
303/后洼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许玉林
313/辽东地区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再检讨	赵 辉
325/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期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	陈全家 赵宾福
332/第二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	金旭东
354/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	赵宾福
365/新开流墓地试析	朱延平
373/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兼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	孙长庆 殷德明 干志耿
403/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佟柱臣
415/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 相关问题	朱延平
427/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	冯恩学
435/小米起源的研究——植物考古学新资料和生态学分析	赵志军
442/东亚玦饰的起源与扩散	邓 聪
456/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献目录索引	
469/编后记	

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 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

梁思永

1930年冬黑龙江工作完毕之后，就转道通辽入热河调查。10月21日由通辽启程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承德，11月27日回到了北平。在热河境内头尾38天，所走的路程在500公里以上。关于这次旅行的经过在拙著《齐齐哈尔林西远检日记稿》中有详细的记载，兹不赘述。

这次旅行的结果与原定的计划相去颇远，所以作者觉得有将赴热工作的目的与发表这一点有限的材料的理由大略说明之必要。

在热河境内作考古工作的先有日人鸟居龙藏^[1]，后有法人桑志华^[2]。鸟居龙藏由1906~1908年，三年内入热河3次，前后共居留约27月，足迹遍全省，在60处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3]。桑志华^[4]由1919年起就在中国北部一带开始他古物采集的工作。他入热河的次数很不少，但是每次逗留的时间不十分久，不过也在22处地方^[5]采得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至于这22处^[6]地方中有几处是鸟居龙藏先已到过的，因为两人没有发表关于采集地点的详细记载的原故，无法确定。不过无论如何作者在作者入热河时至少有60处地方已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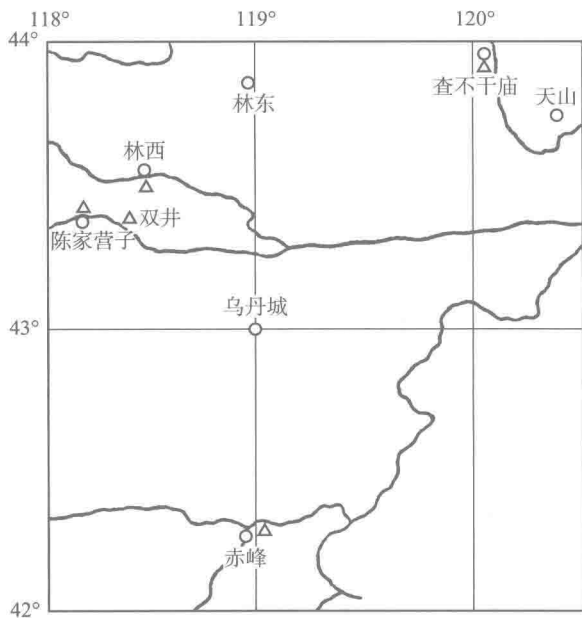
鸟居、桑志华两氏虽然找到了这许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限于地面的采集；就是偶作试掘，对于地层的包含也没有作精确的观察。因此我们无从知道这大批实物在地下的相互关系。

作者这次赴热河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实物在地下纵面的分布问题。发掘的地点，在由北平出发以前就选定了林西县城南的遗址。原因是这遗址所占的面积比较大，出土遗物的种类与数量比较多，得到结果的希望比较大。但是不幸得很，因为季候的关系，发掘的计划完全没有能够实现，所以实物地下纵面分布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情形是这样，在作者达到林西的前几天那里接连下了

* 选自《考古学专刊》甲种第5号，1959年。

几天大雪，在城南遗址的沙丘上盖了一厚层，但是在前一天放晴出了一整天太阳，将这一厚层雪全部融化成大量的水，滤过上层的黄沙浸入下面较能蓄水分的包含遗物的黑砂层。到的那天却起了西北风，温度猛降到冰点以下，将存在黑砂层的水冻结成冰。所以等到第二天带了一群工人往城南去工作时，全部的黑砂层已凝结得石头一般的坚硬，连着折断了两张镢头的柄把，也没有在砂面上挖出半寸深的痕迹。

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承认失败，放弃了发掘的计划，追从鸟居、桑志华两氏再做一点地面采集的工作。但是热河经过连接三年不断的饥荒，当局的虐政，兵匪的横行，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除县城的近郊以外，沿途触目都只见是人民抛弃下的村落田园——大片整齐的砖房土屋，几十里荒芜了的田亩，看不见半个人影。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所以地面采集的成绩也很少。一共在五处地方采得遗物：查不干庙、林西、双井、陈家营子、赤峰（图一）。内中林西、赤峰两处是鸟居、桑志华两氏先已到过的，其余三处恐怕这是第一次发现。



图一 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草图

在这五处采得的遗物，数量、种类都有限，而且大部分和鸟居、桑志华的采集相同，照理是用不着发表的。现在因为有以下三种情形所以决心将他们发表在这里。

（一）以前的论文忽略了实物的分析与表现。鸟居龙藏在他所著的《东蒙古之原始民族》一文里没有注意到实物的叙述，只发表了一些推测与结论^[7]。读了之后，对于他的推测结论所根据的实物得不着真确的印象，对于各种实物在各遗址的分布情形更无从知道。桑志华所著《天津北疆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遗物》^[8]，是一种图录性质的书，本可以补鸟居之不足，可惜内容缺乏组织，实物未经选择，印刷又不十分清楚，所以也只能给读者一点模糊的认识。

（二）国人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之研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学问，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注意。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些人知道

（二）国人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之研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学问，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注意。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些人知道

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较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 29 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这篇记录也许还是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中文文字。

(三) 所采得的遗物并不是全部与鸟居、桑志华的采集重复。查不干庙、双井、陈家营子的遗物虽然没有特点，但在地域的分布上确加了点新材料。

以下按到达的先后将各遗址的遗物依次分别叙述。这五处遗址：查不干庙在翁木伦河流域，林西、双井、陈家营子在西辽河（即西拉木伦河）流域内，赤峰在老哈河流域内。

查不干庙

遗址在天山设治局西北，翁木伦河西岸之查不干山南麓，绵长约 0.5 公里，东南去翁木伦河之南口约 65 公里（图版一，1）。土地新经耕种，表面黑土里暴露的遗物新旧杂陈，可认为新石器时代者有以下数种。

陶片 皆灰色，大部分烧成全部灰色，但有几片的中心或里面一半作褐色。质料颇纯洁，但间亦有径约 1~2 毫米之砂子夹杂其中。皆轮制，但做工有粗细之别。从他们表面的区别可以分为 5 种：

(一) 素面 砖灰色，间有表皮作深灰（稍发蓝）色者，厚度在 4.4~7 毫米间。有内、外两面皆未经磨光者，有内面磨光者，有外面磨光者。磨光的方法大概是将晾干了的陶器放在陶轮上，当其转动时持一凸面器具（如石子、弯角器之类）贴压陶面，旋转的陶面经过此固定之压力便被磨光；在一圈磨成之后就向下或向上移动磨具之位置，以至于完成所需的光面。在蚀剥的光面陶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样压成的平行旋纹及两纹间因被压较轻硬度较低而被消磨较甚的平行蚀剥纹。这是一种颇进步的方法，只适用于轮制的陶器。

所有采得的陶器缘部与底部碎片都属于这一种。缘片多属于敞口大器，两片属于短颈器。底片皆属于平底器，最小者直径 8 厘米，最大者 40 厘米。最小直径的底片的底面显有用绳将陶器由陶轮割离时所留下的集心弧纹（图版五，11），此外有形状奇特之缘片 1 件，似非陶器口缘之碎块；只一面磨光，直径（据碎片推算）颇大，但又不似盖之破片。

这种陶片上所见的装饰只有旋纹、凸练纹两种。旋纹凸凹皆有（图版五，9），还有一种可以叫做迭旋面的，将陶器表面旋成高低不同的相接面（图版五，10）。凸练在这里有个特点，环心是麻涩的（图版五，8）。环心的低洼处有尖器留下的窝痕。都是粘在器面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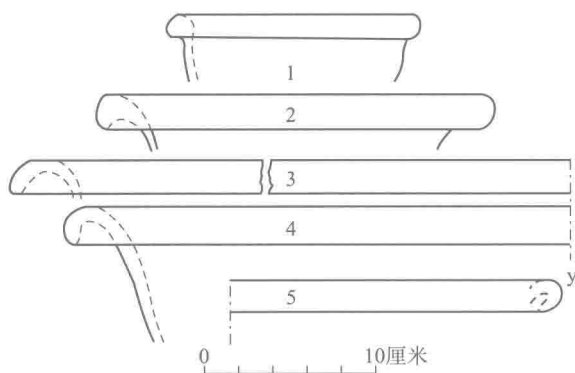
这种陶片上常见当时的人修补陶器所钻的拘眼。皆直孔，没有滴漏形由两面钻的双

斜孔。利用碎片制成的圆片也拾得1块。

(二) 闪面 只收得1片(图版五, 1)。全部灰色, 但外面有闪光深灰色薄衣一层。此衣吸收水分的力量很低, 可以相当的防止器内所蓄水液之向外浸透, 厚5.7毫米。

(三) 印纹 全部灰色, 外面间有磨光的(磨光面不成规则的旋纹与第一种不同), 厚度在4~7毫米间, 但多数陶片之厚度皆在5毫米以下, 较之第一种为薄。印文^[9]有细长长方形(图版五, 5~7)与三角形, 在陶器面上都组织成带形。

(四) 绘彩 只得1片(图版五, 4)。全部灰色。黑线白地, 线皆为与口平行直线, 绘于陶器内面, 厚6.4毫米。这种绘彩陶器似乎同第一种的光面陶器在技术上颇有相像之点, 因为这些平行线都是画在预先制成的压纹上的。与仰韶系统及貔子窝之彩陶都不甚相像; 是绘彩陶器到现在为止, 在中国最北的分布点。



图二 查不干庙新石器时代陶器边缘

(五) 压纹 得3片(图版五, 2、3)。全部灰色。压纹皆与口平行, 两片见于内面, 一片外面。厚度在5.3~6.7毫米间。这些压纹的制法就同第一种陶片的磨光方法完全一样, 其不同之处只在前者压纹之距离较后者为宽而已。

至于陶器的形制, 因为没有得到完整的标本, 现只将所得几种边缘的样式图列于下(图二), 并附质料、颜色、制作、装饰、半径长度表。

图二	质	色	制	饰	半径长度(厘米)	形制
1	细	灰	轮	素	7	弯唇直口
2	细	灰	轮	素	11	弯唇敞口
3	细	灰	轮	素	40	弯唇敞口
4	细	灰	轮	素	29	弯唇敞口
5	细	灰	轮	素	19	弯唇敞口

林 西^[10]

遗址在距林西县城南约4公里之砂窝中, 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正由它的中心穿过。大道西有一座极惹人瞩目的山名叫锅承山^[11], 顶有三尖, 适如锅承又如朝天的髑底, 是遗址最好的标志(图版一, 2)。遗址所在的砂窝, 土名哈拉海, 所占地面略作不规则的方形, 东西南北都长约4公里, 北边去木石匣河^[12]水畔约2.5公里, 东、西、南

三面为群山所包围，恰倚在切入这些山间的哈拉海沟的北口斜坡上。

遗址的地形极其破碎，全面密布砂邱及风掘的坑穴，几乎找不到广袤几十步的平地。砂邱风穴的平面样式都是椭圆形的，它们长轴的方向因受本地常年风向的限制都是西北—东南放置。砂邱有已固定的，有还在移动的，最小的只 10 米宽，18 米长，3 米高，最大的几乎等于小山；风在固定的砂邱上挖掘的坑最浅的深度不过 2~3 米，最深的有 7~8 米。我们所采集的遗物就在这些风成坑的底面上拾得（图版二，1）。

站在较深的风成坑底向周墙看，我们发现砂邱是 3 层重叠的砂层所构成（图版二，2）。最下一层为净黄砂，质纯洁，纵剖面层顶呈波浪形，似为旧砂邱之遗迹。中层为黑砂，纵剖面承带形，为旧砂面上之堆积，厚度在 1~2 米。上层即为近代的砂邱。中、上两层因为随下层之邱面起伏所以在遗址各部分所占的高低不一致。据地质学者德日进观察，最下层的净黄砂是更新期蒙古式的堆积^[13]。在它上面的中、上两层时代当然较晚了。

经过极小心的寻求后，我们可以绝对地肯定遗物的出土只限于中黑砂层，上、下两层的黄砂里是找不着遗物的踪影的。

所以我们如果直呼这黑砂层为“新石器层”亦无不可。这新石器层在遗址范围内各处暴露面所表现的，全部只单成一层，没有分层的现象。因此各种遗物在层内纵的分布非经过极精细的发掘分析不能确定。

前文已说过因为地冻的缘故，发掘的计划没有能实现。但是在几处极肤浅的深坑里我们挖得以下的几种遗物：

（一）中孔石砸 1 件，残缺；磨石碎块 2 件。第二砂窝黑砂层最下部出土，发现时原位未动半埋黑砂中（图版三，1）。

（二）龟形石片 1 件。第八砂窝黑砂层顶上部出土，下离更新期砂面 1 米。

（三）大么石片制凹刮器 1 件。第四砂窝黑砂层中部出土，下离更新期砂面 0.5 米。

（四）素面灰色陶片 1 块。第四砂窝黑砂层中部出土，下离更新期砂面 0.5 米。

（五）大石片、石锤、石砧、磨石碎块等 10 件。第六砂窝黑砂层下部出土，下离更新期砂面 0.3 米。

以上这 15 件实物的出土位置，虽然不能替我们解决遗物纵的分布的问题，但是证实了以下几件颇为重要的事实：

（一）制作粗筒如龟形石片之石器直到黑砂层堆积将要完结时还在通用。

（二）么石片与陶片是同时的。

（三）陶器最迟在黑砂层堆积的中期已通用。

（四）石砧、石锤、磨石等石器在黑砂层堆积的早期已通用。

既不能发掘，只好作地面的采集，在采集开始不久之后，就得到了一种印象，觉得在这许多砂窝里所见的遗物的成分似有显著的分别。这印象随即引起了遗址范围内是否

有几个不同时期的居住区域，同是否几种器物的制造有它们各种的特殊的工作中心存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在遗址上挑选了分布均匀的9处地面遗物较多的砂窝，分别采集标记以观究竟。结果证明了上述印象的不正确：各种器物在各个砂窝中数量上虽然显然不同，但是所包含的成分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例如第四砂窝所出的石器（特别磨石）的数量远在陶片之上，不过几种重要之陶类都在那里找着了。

当计划分别采集时，我们又想到利用砂窝中黑砂层还没有被风力全部刮散的暴露面上的遗物，因它们离下层更新期砂面远近之不同以为解决它们纵面分布之助。但是这种残余的黑砂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走遍了遗址我们只找到两处，第六与第七砂窝。两处相去约80米，黑砂层都只剩了下部0.4米，如单凭粗略的观察砂面的遗物是迥然不同的。但是经过一番谨严的采集工作之后，我们知道第六砂窝中所出的虽然几乎全部是石器碎块（磨石、石核、石片等），不过也有一块陶片，第七砂窝中所出的虽然最大部分是砂质陶片，不过磨石、石片等也有几块。

根据上述三种工作——试掘、分区采集、黑砂层残面遗物之观察——所获得的事实，我们可以大胆地暂时假定这遗址的全部黑砂层里只包含着一个文化期的遗物以等待将来发掘的结果。

以下分别叙述所采得的陶器同石器。

陶 器

林西的陶片，依色料之不同，可分为12类：

（一）灰色陶片 质料颇纯净，砂粒少，颇坚硬。皆轮制。

甲、素面 表面有未曾磨光的，有粗略磨光的，有全面磨光的。磨光法以磨具紧压陶器之面，靠陶器在轮上之旋转时发生磨擦——与查不干庙光面灰陶之磨光法略同，但磨具与陶器之接触面较平直。厚度在4.6~6.4毫米间。

乙、印纹 外面多系磨光，磨痕同甲种相像，但大半已被风沙销蚀。印纹皆成带形平围器身。一般的质料虽较查不干庙的印纹陶片为粗，但大部分的饰纹、饰纹的组织，同印纹的方法一模一样。最常见的饰纹有下面几种：

（1）三角形行列（图版六，1）有单行独列的，有双行对列的，有多行重叠的。各片上所印的三角形不都是一样的，但是一片上所印的大致没有多少分别，饰纹是以行列的一段为单位刻在一个印模上的，不是以孤零的三角临时在未硬的陶面上布置的。厚度在4~7毫米间，多数之厚度在5毫米左右。

（2）方形、长方形行列（图版六，2、3）有双行并列的，有多行重叠的，有行列不齐的。一片上所印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式样虽然大致一样，但也常有长短大小不同的印纹同出现在一个行列里的。厚度在4~7毫米间，多数在5毫米左右。

带以上两种饰纹的陶片多是壶形器的碎块^[14]。

(3) 长方形所组成的饰纹 有重叠错置的平行双线（图版六，6），有叠连三节与二节竖线的带饰（图版六，5），有两线夹圈的带饰（图版六，4）。厚度 5.5 ~ 7.7 毫米。

(4) 印地浮花纹（图版六，7）以长方形（或三角形）印纹为地，中留微凸之空白为花纹。纹或作榄形，或作棱形。这种同第（3）种适相反。最薄的厚 5.8 毫米；最厚的（肩部碎片）厚 8.2 毫米。

(5) 扭印纹（图版六，10）在打印时将印模略扭转使印纹失去它们本来的方形或长方形而成为许多撇状的窝点。所见的都排成行列，或单行，或多行，颇像绳纹。许是同绳纹陶器接触后的模仿。厚度 5.5、5.8 毫米。

(6) 特形印纹（图版六，8、9）这种的饰纹与以上各种很不同，它们不是用许多同样的单位（三角形、方形或长方形）组织成的，而是用许多不同样的三角形、多角形或弧线组织成一个母题，再以母题为单位来组织全部的饰纹。厚度在 4.5 ~ 8.4 毫米间，弧纹者较薄。

丙、旋纹（图版七，1） 凸凹皆有，有时同见一片上。

丁、凸饰。

(1) 练纹（图版七，2）粘在器面上的。练环洼处用工具压成，与查不干庙练纹之制法不同。

(2) 弧纹（图版七，3）只得一片。弧纹中断，饰纹全部的样式已不得而知了。是粘在带印纹的陶器上的。弧纹的残余部分与器身上下平行，是竖立的，似乎是器面上一片空白的边沿。厚度 4.3 毫米，连凸纹厚 5.3 毫米。空白处见拘补孔 1 个。

(3) 卷纹（图版七，4）近器缘。是捏起的，所以只微浮器面不如（1）、（2）之高凸。

戊、绳纹（图版七，5）寻遍遗址只拾得两片。厚度颇不匀，似是手制，但因碎块大小不能确定。绳纹陶片之出现于林西，使我们对于鸟居氏西拉木伦河流域不见有绳纹陶器的观察^[15]不能不稍加以改正。这两块陶片的数目虽少，但确可证明绳纹陶器之势力已北达西拉木伦河之上游。

(二) 蓝灰色陶片（图版七，6）质料不如第一类纯净，砂粒较多，极坚硬。内、外两面同中心一层颜色都发蓝灰，这三层间夹着烧红的两层。可以证明陶肉全部的质料是一样的，没有表面涂抹质料不同的衣皮的痕迹。外面印有饰纹：在方印纹连成之线下有印痕较浅的多数斜线组成的棱纹。厚度 5.8 毫米。

(三) 光黑陶片 颜色深灰近黑。料中砂粒颇多，粒之大者可达 2.5 毫米。颇有碍于器面之平整，极坚重。外面部分磨光。磨光之法与查不干庙第一类及同遗址第一类不同，磨擦时陶器固置不动，以手持磨具在器面上往来磋擦。所以光面所现的磨痕的方向极其

杂乱。装饰有以下两种：

甲、印纹（图版七，7）外面有长方印纹多行重叠组成的带形（？），在同样的两带间夹有光面一圈。内面高低不平，捏制的指痕还可以隐约看出。厚6.5毫米。

乙、压纹（图版七，8）外面一部分磨光，未磨光的部分有斜线交叉成的棱纹。压线间没有光泽的棱形，很显著美观。似是轮制。厚（近肩部）7.5毫米。压纹的做法一方面同磨擦光面，另一方面同划纹的做法都有密切的关系。磨光同压纹都是一样的在没有光泽的陶器面上用压力做出光面；它们的分别是：前者的目的在磨光一个限定的面积，所以在范围之内磨擦的位置方向不必也没有一定；后者的目的在制成饰纹，所以施用压力的方向位置须依饰纹的样式而定。划纹同压纹都是一样的用尖器在陶器面上制留痕迹，它们的分别在前者所用的器具较尖锐，以致切入陶肉；后者所用的器具较秃钝，只留下压痕。

（四）绿灰色席纹陶片（图版七，9）质料颇纯，间杂一两粒砂粒，粒大者可达3.5毫米。坚度为遗址陶器之冠。厚8.8毫米。外面印有平行宽席纹。席纹的样式同河南安阳后冈黑陶层出土的宽压纹陶片^[16]的印纹极相似。可惜只采得1片，不能做详细的比较。但是席纹绳纹之出现于这遗址，确是极可注意的事实。

（五）软黄陶片 陶肉全部淡黄色，表面是否曾涂有颜色较深的衣皮现已不能确定。质料单纯，在10倍的放大镜看不出砂粒，极轻软。除素面者外，有以下两种纹饰：

甲、印纹（图版七，10）外面有多行长方形印纹重叠组成之带饰。器面的装饰就是多数的这种带饰所形成。内面为片状器刮平。厚7毫米。

乙、凸饰 皆练纹。在较薄（近边沿厚3.8~6.8毫米）的陶片上纹较狭（5~7毫米），凸度较低，是由器面捏起的（图版七，11）；在较厚（厚度不均匀，约7.9毫米）的陶片上纹较宽（18毫米）、较高，是粘在器面上的（图版七，12）。

（六）红色陶片 这一项所包括的陶片，颜色、质料、硬度都不一致，恐非同类，但因为数不多，暂时归到一起叙述。

甲、素面 质料、硬度同第一类灰陶相像。颜色砖红同仰韶红陶没有什么分别，表面有粗略平行的磨光痕与第一类之光痕类似。厚5.5毫米。

乙、印纹 质料、硬度同第一类乙种相同。砖红色。双行方印纹平列。厚4毫米。

丙、旋纹 红色。质料似第五类，单纯而轻软。有平行双旋纹。

以上三种或者是第一、第五类的变种。

丁、亮面（图版八，12）料中屢有不少的砂粒。砂粒几乎全是棕色，大者可达2毫米，似乎是经过选择的。坚度较第四类之绿灰陶片尤硬，小钢刀不能刻划。内、外两面都磨得非常滑亮。外面有与器口平行宽约11毫米的沟纹装饰。厚度在两沟间的脊上约10毫米，在沟底9毫米。

（七）粗灰陶片 料中所屢入的砂粒较之第一类为多而较之第九类砂陶为少。砂粒

之大小以及在肉内之分布不如第九类均匀，大者可达3毫米。硬度只次于第六类丁种。有以下3种饰纹：

甲、长方形印纹所组成的饰纹（图版八，1）饰纹制法与第一类乙种（3）同。样式是两点线间夹着一串衔接的椭圆所组成的带饰。内面高低不平。厚（近肩部）7.5毫米。

乙、凸旋纹（图版八，2）在器颈部，由器面捏起，器内面有深凹旋纹一道，正当凸纹之内面，是为做凸纹而推进的。厚（颈部）7毫米。轮制。

丙、划纹（图版八，3）浪形线，沿口边。轮制。

（八）褐色粗陶片 料中所罾入的砂粒的数量同第七类相等。硬度较之第五类软黄陶片尤软。烧法及土料恐与第五类相同，颜色也近。有：

甲、特形印纹（图版八，5）在双行凸线纹下印有尖向下的瓜子形凹印纹。沿凸线的两边有长方印纹两列。

乙、扭印纹与凸饰（图版八，4）在方向不甚规则的平行凸条间有用带齿具扭划的平行斜纹。这带齿具即是印单行纹所用之印模。内面磨光，但不甚平。

（九）灰色褐色砂质陶片 料中所罾入的砂的成分较之第八类更多。砂粒之大小及在肉内之分布较均匀。但各片中砂粒之大小不十分一致，最大的只比第八类的稍小一点，最小有如细砂。颜色纯灰色的少，纯褐色的也不多，大部分是灰褐相间的。这是烧时受火力的程度各处不匀的缘故。制作因破片过小质料粗涩的缘故，难以判定。带装饰的陶片有以下几种：

甲、刷面 陶器的外面上有一层极薄的浆液，浆色同陶肉的颜色一样的灰色，以遮掩砂涩的表面。砂粒细小。轮制。

乙、印纹 带印纹的陶片较薄，在5~8毫米间。砂粒较甲种为大。多褐色者。

（1）双行连接的长方形，成带（图版八，6）。

（2）平行单行长方印纹（图版八，7）每两行间的陶肉因两面的压力微隆起。似模仿编织物。

（3）特形印花与细凸练（图版八，8）平行之凸练同双行方印纹行列间夹方印纹排列成棱形。

丙、凸旋纹（图版八，9）相间的平行凸条同沟槽（轮制）。

丁、凸练（图版八，10）粘在器面上。高脊处是用两指捏起的，分节处是用小圆签压下的。

戊、轧纹（图版八，11）沿边口之外缘轧出浅齿轮。

己、绳纹（图版九，1、2）粗细两种。厚5~7.7毫米。

（十）黄色砂质陶片 质料与第九类相似。外面三分之一烧成黄色，内部三分之二深灰色。装饰有：